



將將紀卷之十四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陳應芳元振

長洲張昂思睿甫梓

御將得可為法

周太祖宇文泰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

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軍於許原西泰至渭

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皆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歡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

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獠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

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標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伏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

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
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岼遠歡跨橐
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
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
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
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奕棋易逢敵則難用兵易逢對則難此予所
以每為孔明歎遇謂六出祁山竟寸壤開拓

不得也高歡固一世之雄宇文泰亦英雄之
器所以一著差殊便來蹉跌低昂勝負有如
循環如薛琚所云乘彼饑疲置兵諸道勿與
野戰坐而困之此最上策次則侯景分軍之
謀既至渭曲則斛律羗舉所云姑緩與持密
分精銳徑掩長安是亦策之善者而歡曾不
一聽宇文泰既自定決戰大謀至臨期又能
採李弼據地之計失得居然千載可想大率
高歡之敗敗於衆故氣盛而因以寡謀宇文

泰之勝勝於寡故其慮克艱而因以多筭衆寡不敵自是常理至逢對手則真是一著子差殊不得也謂衆果足恃乎自昔以衆敗者多其人而以衆聚之一路而敗者則尤無筭也豈獨一高歡哉宇文泰之獎李檟也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激耿令貴也曰觀其甲裳足徵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皆為鼓舞妙用所以人樂見知其為趨死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舉代鎮

王璧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王璧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王璧晝夜不息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曰任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孤虛法聚攻其北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

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持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盼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被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

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
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
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
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
功弩射殺丞相歡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
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出見諸貴使斛律金作
勅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玉璧要衝蓋兩魏之襟吭也攻者固不為一
城攻守者亦不為一城守非孝寬竒男子霧

涌雲屯百械併發何以堪此此真以一城之
守抗天下以一人之力雄於數萬師者也前
以屬王思政後以委韋孝寬宇文泰真知人
哉蓋嘗論攻城之計為不得已玉璧誠要衝
然歡衆非少人也於其時能以萬衆逼城而
以全旅擣魏彼必量歡與孝寬方相持不甚
設備避實擊虛或者一道而必守株一地以
自取敗困屈不幾為膠柱哉

王傑本名文達太祖竒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

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過耳後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印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古稱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蓋安危須仗出群才也周太祖以齊神武為之對而高敖曹竇泰彭樂輩又盡一時之選非猛士如林何以抗此敵乎王文達誠萬夫敵矣太祖之所以寵遇之者乃能溢出等倫以馴其悍勇而中

其腹心也其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印山所至以勇敢為士先以佐成大業有以哉

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位功名既足願保優閑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猶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昔漢祖既蹙項熟視天下謂無復事也故翦其意所忌及困白登乃知世未必便無豪傑

也天下未可為無事也而知熊羆之士之尚
不可以無人也還經沛里感而作歌曰安得
猛士兮為我守四方蓋悔心之萌也然何嗟
及矣計不得已乃徇建信侯至降主和戎以
幾其念親親而不肆猖獗也餒矣假令其時
韓彭英布有一人在焉則何至此周太祖本
有將將之明而又當巨猾之未殄也於于謹
之告老也鑒其意而不許蓋天下亦大矣虎
豹在山則藜藿為之不採况四郊多壘之時

乎

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
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
太祖每嘆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
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人臣所恃者人主之明故智不虛籌勇不枉
死而謙讓不伐者亦不泯其勞勩焉此賢愚
所以僉忘其身也蔡祐臨戎則為士先奏凱
則居士後可為忠薦矣然非太祖知之謂承

先口不言功我當代其論叙則豈不為牽負
苦心哉

周高祖

周主大舉伐齊丁酉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
合十二月丁未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
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
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
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
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

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
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
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感思自
奮

偏裨之將何意蒙上之知一呼姓名宜其踴
躍周高祖亦真有英主之風長於駕御鼓舞
之術矣然以八萬衆棋布星羅所至輒能記
憶主名亦非易事至於齊王憲之遣還報曰
易與耳大率兵以氣為用者也聞敵壯則餒

觀敵弱則奮蓋是常理知敵之不足畏則勝道在我矣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之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

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之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勅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

公周主顧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
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
功何其薄也

疆圉之臣為敵畏者每見忌於君忠蓋之士
為敵賞者或不蒙知於主此國之興替所關
從古如斯有可慨者也周主之於傳伏不但
嘉其節而又獎其功且誚其故主緯曰朕三
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
卿當時賞功何其薄乎嗟嗟此固周之所以

克而齊之所以亡也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齊主既敗走鄴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
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
得已戊午即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
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
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
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
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助費齊

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韆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勅諸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

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脚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思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

誠貫金石義感三軍於其時齊國亡矣君喪矣延宗徒以衆逼之故暫寄虛尊撫衆雪泣人心感勵致俾童兒女子咸乘屋攘袂投韆石以禦賊遂摧大敵幾獲周君以收一旅之績謂忠義不可感人正氣不在天壤間哉顧

上所以激之者非其道耳

隋文帝

周遣韋孝寬等討尉遲迴軍至永橋城諸將請
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不拔損我兵威但
破其總旅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武陟尉遲迴
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人攻武陟軍於沁
東會沁水漲孝寬等與迴隔水相持久不進長
史李詢密啓于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
竝受尉遲迴饗金軍中惴惴人情大異堅深以

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
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
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
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
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絜則自鄖公以下
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
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
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
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乃命府司錄高頴頴受命亟發自是堅
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
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樽俎折衝帷幄決勝遭時紛亂非熊羆士誠
無與共功者然腹心無所托帷幄無與籌亦
何以濟天下事於其時尉遲迴既以討堅為
名而三帥復有交私之謗置之不可代之非
宜亦可稱呼噲存亡之候矣腹心之遣真可
謂不戰而伐人兵善之善者也聲色不動俾

佼偽者摧氣抑心焉若德林亦真可稱良士
哉

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
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
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
志問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邊使潛為
經畧竟以克陳

伐國必先問將將才亦未易知此養民致賢
蕭何之明所以于今為烈也隋文雖有并吞

江南之心然非熊虎如韓賀誰與集事而非
有籌運如高頴亦何由知兩人昔人謂欲建
非常之績請待知人之佐允哉知人之佐為
有世道寄者所急需也

薛世雄性廉謹凡行軍破敵處秋毫無犯帝嘉
之嘗從容謂群臣曰吾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
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吾欲舉者
薛世雄也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
人之風乃超拜右翊衛將軍

將帥雖以智勇為急而尤以廉靖為難兼資
者希匹矣非雲雷交動可槩云用人之智勇
去其詐與暴乎隋文以戚畹挾權竊國而又
平陳與齊統一區宇故於世雄之節槩致倦
倦焉既為之揚其美以風厲諸將而又超進
其秩以寵異之亦可云得將將之道矣且知
時矣

楊玄感欲立勲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
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非立效邊裔何以

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文振竒之
為言於帝帝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故不虛
也於是賚賜千段禮遇益隆

將門有將蓋是常理玄感逆節於後矣其暗
嗚叱咤之氣可謂方時之泰無所事其人乎
然非近臣為之引拔則雖以世胄子而帝何
由知之故薦而不能用則當咎主知而不能
薦則當責臣賚賜之厚而禮遇之隆謂煬帝
鼓舞果無術乎

突厥可汗入朝上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
賀若弼無能當此乃以命弼弼再拜祝曰若赤
心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
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
也

明哲者自是植國之榦而技勇者亦足壯國
之威此虎臣元老所以自昔為重於邦家也
弓矢胡人長技不試而知乃可汗之入朝也
文帝既失計命之射矣假令其時無賀若弼

在雖倚馬成詠彼惡知之幾於謂中國無人
矣乃弼亦一發中的焉戰勝廟堂折衝樽俎
若弼之一矢幾似之矣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
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
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
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
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立斬之持首以徇
於是突厥將帥入謁者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

契丹本事實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
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
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
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及畜產之半賜
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
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自舉之不失人也擢
為治書侍御史

隋方建國熊虎士蓋不乏人絕漠之誅所部
者又突厥之衆此亦可謂最艱鉅之委矣而

煬帝乃以韋雲起當之此必有深知雲起者
雲起至軍乃定節制分兵為二十營令其四
道各引不交雜鼓行角止非公使不得馳馬
犯者立斬之馳首以殉卒致其將帥入謁者
皆膝行股慄莫敢仰視兵既進而竟以成大
功焉謂槩鉛中果無將領器乎帝嘉之謂為
才兼文武信哉

帝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

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
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
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
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
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夷狄人面雖款附亦挾携貳之心與約結輒
萌窺伺之念伊吾絕遠啓民雖受旨連兵彼
度中國之必不能度磧也乃背約不至焉於
其時將非其人豈獨不能建勲伊吾而又以

取輕於突厥矣世雄乃能以孤軍獨進掩其
不備而盡降其衆築新城置戍而還此則真
將將之明效也若煬帝者亦可稱能知人矣
隋煬帝

遼東之役以來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
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淇水去平
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
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咲謂副將周法尚及軍
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

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
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即將費青奴及第六
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
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衆營於城外以待諸軍
高麗閉城不敢出時以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
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明年復出滄海道師次
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
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勅不宜
擅還再三固執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

疾高麗逆命猶疥癬爾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
權在吾當不關與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
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
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降璽書於護兒
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
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
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閩鄉斬平之
還加開府儀同三司

腹心疥癬患不同方急緩弛張變無定局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呼吸存亡可容中覆護兒
之不請命而還師達此矣煬帝不足道至所
以處護兒者亦幾能伸不馭之權姑取節焉
可也

唐高宗

九月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與劉仁願劉仁
軌敗百濟餘衆及倭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
王脫身走高麗王子忠勝等帥衆降百濟悉平
唯別將遲受信據任存未下初百濟西部人黑

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仕百濟為達率
即中國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隨衆降
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
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收亡散保任存山旬日
間有衆三萬餘人定方不能克常之復取二百
餘城至是與別將沙吒相如皆帥其衆降仁軌
令各自領其衆進取任存仍以糧仗配之孫仁
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忠勇
有謀敦信重義但鄉所託者未得其人耳茲正

其感激立効之日竟遣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
棄妻子走詔留仁軌鎮百濟而召仁師仁願還
朝百濟兵火之後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
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
復防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
朔及廟諱人衆大悅乃復修屯田儲糗糧訓士
卒規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曰卿武人前來奏
事具合機宜且有文彩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
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

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劉仁軌效使過之忠劉仁願有讓善之美此昔人所以兩稱為君子也然璽書褒美驟進三階且為之築第京師而優賞其妻子焉高宗之所以鼓舞者亦庶幾有太宗遺風矣此仁軌所以敢為便宜而不奉詔收降虜而縱遣使成功不然專征外閩懸隔中邦此仁願

之所以經創不遑暇逸也雖仁軌智勇寧有濟乎

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危亂之國其勢必克不

俟再舉矣上曰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至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山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秋李勣等拔平壤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唐太宗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而獨困於高麗

蹈楊廣之覆轍焉賈言忠謂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允矣無弱攻昧武之善經時動則威往乃必克高宗雖無太宗之才然高麗有敗端矣至所任將帥又皆盡一時之選此所以太宗不能克者而高宗收其功也帝王大畧惟在任人信哉

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靺廬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

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韎韠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謹行以降胡而為國將劉氏以全城之功而受上賞惟才是使惟功是錄而不限於類此所以狙詐咸作使也

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畧副使師德辭兼職

上曰卿有文武才勿讓也

婁師德不但咕嗶之儒又鴟鵂愿慤之士至董旅摧堅乃更英烈如此高宗獎其兼資而令并帶武綬三代下為濶典矣其實征苗者即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于古初寧有將相之分文武之別乎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于殿陛令仁貴射之射穿九重甚賞異之謂賊不足平也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仁貴

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餘皆下馬請降立坑
之進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
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兵事非智不籌非勇不克蓋是常理然亦有
異焉假令敵之兵有制將有能則當以智為
先而輔以勇如非其對則一勇足以奪氣而
得雋者在呼吸間矣仁貴以三矢定天山蓋
九姓之衆雖多總之皆烏合且不足當技擊
而况節制乎此仁貴之所以不旋踵而成功

也兵法所謂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者真
只三矢賢於十萬師矣而高宗能鑒而賞之
於仁貴亦不辜矣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
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
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
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
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
悔之非卿幾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每

密勅問之

高宗早歲亦覩見太宗之竒故稍存英主之
槩如元軌之違制不但以為罪也且因以
蒙知焉亦殊可尚矣

唐武后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
陳如鶻入烏群所向披靡黃顰之戰張玄遇麻
仁節皆為所縲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
敗唐兵及孫萬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請

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
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用矣奏赦
之所親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
用其言赦而與之官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
務整為右武城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
平之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進楷固為左
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樂盈之逐樂王鮒言於范宣子盍反州綽邗

荆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予何獲焉
樂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故士
何常之有如李楷固駱務整事契丹為契丹
死及事唐復為唐死此狄仁傑所以謂既能
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也若仁傑者亦
誠知人哉武后不但採其論又能歸之功此
陸敬輿所以稱法太宗天后之用人也有以
哉

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父視元年為隴

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布支於涼州洪源谷
凡六戰六捷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
侍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
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
則天大加嘆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
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
厥與諸蕃不和興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
則天召休璟與諸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具奏
輒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諸兵應接一如休

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遷夏官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

山川要害非履涉不能知夷情種族非經練
不能悉宰相雖當總理天下要可攝其大綱
開誠心布公道以蒞之而已即庶務經綜且
須任人而况疆圉社稷安危之所寄乎此集
衆思廣忠益雖在武侯不可廢也則天以休
璟習邊事於夷情之奏俾同宰相商計可謂
得用人之道矣且其戰勝之威又足以示敵

之重使覘伺者望而斂心也以視宣帝悉克
國之籌而无帝引陳湯之對幾似之矣

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
府則天令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
節等帥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
軍攻復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
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城其後
西陲不守立陷吐蕃今既復舊邊境自然無事
孝傑盡忠款誠累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遂能

建茲功效深可嘉尚遷左衛大將軍

惟地不可與人惟疆理尺寸不可踰越惟祖宗之規圖毫髮不可抑損雖在絕漠外苟建國時有之無異生身即贅疣亦軀命之所攝矣龜茲于闐踈勒碎磔此其地由後言自非中國所有而在太宗時則固統一之區宇也削則陵復則固蓋是自然之理此則天所以謂既復舊規則邊境自然無事也以深嘉孝傑之功而進其秩焉於道得矣

唐肅宗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為之用耳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從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

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葦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犇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之必成擒矣

矣上悅後竟如其所策

制敵固在得人至控扼形援置將必在得所此帷幄運籌與其君定計於密勿者不可以無人也昔高帝問群臣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謂黥布彭越兩人可急使而漢將惟韓信可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卒以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如李泌之以兩軍繫賊四將者何其策之善乎不然則如思明忠志乾真等固上谷漁

陽之驍銳也豕突狼奔可易摧折雖子儀光弼亦東牽西盼應接支持之不給矣能有濟乎

唐憲宗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但

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獎其人使兩河聞之恐其麾下效以取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果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怒而朝命又久未至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十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

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求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使之感激上從之即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莫不鼓舞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印利弗與當斷不斷此爵賞所以空糜而下不鼓舞也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即軍中拜為大將軍立號而歸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唐之藩鎮雖彊僮皆如李絳所策以處魏博之道御之其有不鼓舞馴帖

者乎

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而上疏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
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文喜又不受命欲自邀旌
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
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
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
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
時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

喜以蘇疲人上不聽曰微孽不除無以令天下
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
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
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
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
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
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
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
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唐寅海

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京師

德宗之討劉文喜有一得在斷而成功有兩失始則徇其請而以朱泚為帥此文喜之所以敢邀旌節也既則縱海賓而遣之歸而不遂斬之此文喜之所以竟為藉手也於其時廷列豈少人乎有明斷如寇恂則涇原之師不必淹越而元惡早授首矣

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為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守晉隰慈燧移

檄鐫諭皆降詔即以燧領晉絳慈隰節度使燧固讓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為利帝嘉許之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畧地諸縣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匹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上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乂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請得三十

日糧足以集事上是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
瓌之兵合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
春不下則懷光勢相倚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
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懾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察
其心已屈謂曰我自朝來爾可西嚮受命廷光
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
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
數步可射我因披心示之廷光感泣一軍皆流

涕即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
更為王人矣渾瑊每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
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
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
俊斬懷光降眾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
清吳罔等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
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
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
帝榜其額以寵之

用兵非難明義難討賊非難定計難方時之
艱衆情易眩廟堂之見不定即諸道之兵皆
離心矣此中朝之論所以與閩外常相矛盾
也此馬燧之所以不憚棄軍必歸與天子面
決之也古稱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若
馬燧之斯舉也幾近之矣至於臨敵機宜雖
甚竒特又自是義之次者也德宗剛愎乃能
任之堅已復優其賞亦可尚矣

時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脩石頭城

蓄異志者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
儉自車駕播遷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
盜賊不生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
原板蕩謂陛下或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此
乃人臣忠薦之慮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
麻卿弗聞乎對曰臣故聞之其子皋見為考功
即不敢歸省正以此也上曰其子懼如此卿柰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熟願上章明其

無它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
卿人亦何易可保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
它日上謂曰卿章已留中知卿與滉親舊得不
愛其身乎對曰臣非私於親舊顧滉實無異心
臣之上章以為朝廷耳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
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
東豐稔願陛下早降臣章以解衆惑面諭韓皋
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速運糧儲豈非為
朝廷邪上曰善朕喻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

告去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朕今知其所
以釋然不復疑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
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
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促還朝既而陳少遊
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
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
入貢矣

延攬之道所貴推誠紛亂之秋易生疑間完
守以防意外此誠忠篤之慮也而遭時之艱

遇主之伎以致讒謗生焉非李泌誰與察情
且自牖而納之約乎則如韓滉者又將為懷
恩之進止兩無其據矣

門人

李盧

弘

進校
李頰

將將紀十四卷終

